



“世间小儿女”。他的作品大多比较简洁，往往刻画某个单一的静物，比如花、鸟、僧人，尤其是食物，正如张大千所说：“一个人如果连美食都不懂得欣赏，又哪里能学好艺术呢？”汪曾祺画笔下最多的就是故乡的食物——白菜、藕、萝卜、苦瓜、笋、香菇、大葱还有虾、蟹、荸荠、茨菰等，画面之物生动可人，亦传递着心灵深处的那份释然与烟火之气，生活之情。

在绘画风格上，汪曾祺“大体上有一点构思，便信笔涂抹，墨色浓淡，并非预想。画中国画的快乐也在此。”他的画大多如白石老人所说的“即兴一挥”，逸笔草草，不求形似，书画对他来说，如同写字一般，原只是自娱遣兴，并非如一般所谓的艺术家求名得利。他曾画了一幅紫藤，满纸淋漓，水气很足，几乎不辨花形。可能是觉得颇为得意，这幅画一直挂在自己家里。有一次，一个同乡来问：“这画画的是什么？”汪曾祺懒懒答道：“骤雨初晴。”朋友端详了一会，说：“哎，经你一说，是有点那个意思！”不禁使得汪曾祺颇为自得：“他还能看出彩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，是阳光。”

汪曾祺觉得自己的作品“不中不西，不今不古”，属于真正的“写

意”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。甚至会把后期印象派方法融入国画。因为他觉得中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，“只是我这样做，更是有意识的而已。”他喜欢徐青藤、陈白阳、石涛与齐白石的画，却又并不刻意模仿。在另一篇文章中，他提到对扬州八怪李鱣的喜爱：“扬州八怪里复堂功力最深，大幅小品都好，有笔有墨，也奔放，也严谨，也深厚，也秀润，而且不装模作样，没有江湖气。”与汪曾祺颇为相似，李鱣擅长画西瓜、茄子、萝卜、扁豆、荸荠之类寻常草木，充满了“生”之欢喜。他有一幅《大葱鲫鱼图》，上题“大官葱，嫩芽姜，巨口细鳞时新尝。”1986年，汪曾祺就曾仿画了一幅《大葱鲫鱼图》，所不同的是，他在鱼鳞上点了嫩黄，大葱上抹了青黄，这样一来，鱼、葱就从原作的“墨戏”趣味中挣脱而出，它们

下图：《兰不喜肥》纸本设色 68cm×46cm 1997年 浙江美术馆藏。



不再是“三昧”的载体，它们如此生动，它们就是它们自身，仿佛随时可以烹饪，然后端上餐桌的。

对画，汪曾祺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，他曾创作了数篇以绘画为题材的小说，《岁寒三友》《鉴赏家》《金冬心》等都是，足以证明他对书画不是一般的爱好，而是深入骨子里的透彻理解和喜欢。除了小说，他也曾写过大量与书画相关的散文随笔。《徐文长的婚事》《徐文长论书画》《齐白石的童心》《张大千与毕加索》《潘天寿的倔脾气》等，皆取材于不同年代的画家。只有对他们了然于胸，才会摭取其中旨趣加以点染，写成文章。《看画》《写字》《谈题画》《题画二则》《书画自娱》《自得其乐》《文人与书法》《文章余事》《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》等，写的都是他个人对书画的体会、相关经历、创作心得等内容。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，汪曾祺之于书画，有着深厚的底蕴，不是半路出家，而是从小耳濡目染，形成稳定的特长和兴趣，并相伴终生。

汪曾祺的画作最追求笔墨之外的“画外之言”，所谓舍形取神，得鱼忘筌，即是此理。他曾说：“画之品味高低决定画中是否有诗，有多少诗。画某物即某物，即少内涵，无意境，无感慨，无嬉笑怒骂，苦辣酸甜。有些画家，功力非不深厚，但很少诗意。”他曾给冯友兰先生之女、作家宗璞画过三幅画，有幅牡丹图上题赠小诗：“人间存一角，聊放侧枝花。临风亦自得，不共赤城霞。”此诗甚得冯友兰称赏，赞其“诗中有人”“不隔”。宗璞也说，汪曾祺的戏与诗、文与画都隐着一段真性情。同样是牡丹图，汪曾祺